

家乡有养年鹅的风俗。所谓养年鹅，就是在农历十月初，晚稻开镰之前，村里的乡亲就筹措一笔钱，相约到距村两三公里的马冈圩购买鹅苗回来饲养，待到腊月二十几，过年前上市出售。这个时令养的鹅，谓之“年鹅”。

养年鹅，是四乡八里年尾一项重要的事。有的农户本钱雄厚，饲养的年鹅一百几十只，过年前卖了，赚一笔钱。没什么本钱的农户，也想设法饲养三五几对，一来，可以挣些钱过年；二来，过年时可以宰鹅煮食，一只大鹅七八斤重，一家人围坐一起，大快朵颐，很是开心。因此，乡亲们都喜欢养年鹅。

养年鹅并非易事。在小鹅出壳到长出羽毛这个阶段，特别费心费神，百般呵护，方能使其度过幼雏期，进入到青春期，也就是乡人所说的“成身”了。成了身的鹅，一般身体健壮，很少患病。这时候的鹅，吃饱喝足，粗生粗长，一天一个样，就跟“吹气”似的，很快就长得膘肥体壮。

所以，养年鹅的难度在于育雏阶段。过去，江门人刚出壳的小鹅叫鹅苗。其含义是刚出壳的小鹅还嫩弱，就像草苗，脆弱得很，需要呵护备至，才能生长。

事实也是如此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农历十月初，进入初冬的天气，夜晚很凉了。买回的鹅苗放在谷箩里，谷箩四周用禾草围着，生怕寒风吹来，冻坏了鹅苗。那时，我虽年幼，但已略晓事理，每晚都见父亲起床二三次，点着煤油灯，到大厅里察看鹅苗。有时半夜，北风呼呼，我被冻醒，披衣下床，来到大厅，见父亲正蹲在那里，给谷箩盖上麻袋，为鹅苗防御寒冻。那时我就想，这鹅苗好珍贵，比人都金贵。半夜里，儿子被冻醒了，父亲可能不知道，却惦

养年鹅

生活物语

冯活源



记着鹅苗。

父亲对鹅苗真的是百般呵护。每天给鹅吃的菜，总是选嫩绿多汁的菜叶，切成粉丝一般细。问父亲为何切得这般细，他说鹅苗还稚嫩，消化能力弱，不能喂老

辣、变黄的菜叶。给鹅饮的水，父亲也是用一个瓦罐装干净的，而且天天换。给鹅吃的饭，父亲是在我们开饭前，先用铁盘盛起来，放凉了，再去喂鹅。至于给鹅睡觉的窝，更是每天早晨换稻草，保持干净

清洁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小鹅渐渐长大，从刚刚买回时毛茸茸的拳头般大小，长到一斤多重的雏鹅，伸展着两只翅膀，“鹅鹅鹅”地叫着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父亲就知道，雏鹅饿了，立马便去取饲料喂鹅。

俗话说，马无夜草不肥。养鹅也是如此，鹅的消化能力强，一般夜晚都要给它加喂二至三次饲料。那时候，喂鹅的饲料是稻谷、番薯。平时，我放学回家，父亲便吩咐我剥番薯，把一条番薯切成颗粒状，便于喂鹅。夜晚，当我们睡着了，父亲都要起床二三次给鹅“加餐”。有一次，我问父亲，你怎么每晚都能准时起床喂鹅，是睡不着吗？父亲说，不是睡不着，是在睡梦中听到鹅喉咙发出咽着口水的叫声，便知道鹅饿了，要起床喂鹅了。

鹅每天吃很多饲料，为了节省一点开支，父亲一有空，便去放牧。西溪河畔长满了野草，父亲便赶着鹅到河边放牧。鹅见到那些又肥又嫩的野草，埋头来一个劲地猛吃，吃饱了，“扑通扑通”地跳进河里戏水。那时节，已是农历十一月了，岸上北风呼啸，寒冻刺骨，鹅是玩得开心了，父亲却冻得直打战。可父亲心里是高兴的，他为鹅吃得饱而高兴。

到了腊月廿五六，鹅的两只翅膀长出了长长的翎毛，左右翅膀合拢起来，羽毛交叉相叠，乡人称之为“交尾”，意思是鹅在此时最适合上市。饲养了将近3个月的肉鹅，肉质不老不嫩，吃起来口感甚佳。此时上市的肉鹅，行家一见鹅已交尾，争相购买，自然能卖个好价钱。乡下的圩镇，过了腊月二十，临近春节，天天都是圩期。父亲瞧着喂养得肥肥胖胖的鹅，想到辛辛苦苦侍候了3个月，明天就可上市卖年鹅，禁不住舒心地笑了。

岁月无声

暖暖的家

张扬

广东没冬天。不是吗？都农历十二月了，家里露台上的两棵桂花，去年冬曾剪了枝，一直郁郁闷闷不发芽，这些日子竟悄悄地跃起两寸高的嫩枝叶——这还是冬天吗？

有时你背后说人闲话，这天气就小气。前两天夜里，突然就冷了。我是从梦里冷醒的，脊背凉飕飕的，窗帘好像扇子一样，不时还“啪啪”作响。前天两件衣服还撑得住，昨天要穿外套加一件冷褂才舒服。早上起来，脚尖有些冰住了，不时要跺两下——此时才真正有冬天的味道。

说到冬天，忽然就想起儿时的冬天，也特别喜欢儿时的冬天——也许年纪大了，近些年的事竟竟忘了，儿时的事却记得越来越清晰了，而且越来越喜欢回忆。我想，儿时的东西是最早写入脑袋里的，记得最深，岁月怎么磨也磨不掉。记得我两三岁的时候，冬天特别冷，还没有心理准备，天一下子就冷起来，山上的树木啊、野草啊，该黄的黄了，该落叶的一片也没留下。光秃秃的山头，光秃秃的树干，一片肃杀，连河水也像冰冻了，映照着天，是那样高、那样冷，只有松树和竹子还在风中瑟瑟发抖，发出“咻咻咻”刺耳的尖叫声。早上起来，你会发现路边草丛上结了一层晶莹的冰块。

这样的情况，并不是好事。到了晚上，北风从远处的山谷里赶来，摇晃着树枝，卷起尘土，从瓦屋顶、门缝、窗隙挤进来，“呼呼”地叫着，手脚脚啊便开始裂口子了，痛得要死。睡在床上就像躺在冰窟窿里一样，那几床所谓的被子根本顶不住寒冷，在上面加几层破衣服，再蜷缩起来，还是打着抖。没办法了，父母亲趁着生产队里放工，从自家的草堆里扒了几大捆稻草来，用竹条绑起来编织成一张“床垫”，铺上床，上面盖席子，加条薄褥，我们在上面蹦蹦跳跳，似乎比捡到金子还兴奋。晚上躺上面，软软的，还有浓浓的草味，睡得特别的香。可惜的是，睡上几个晚上，只觉得浑身痒痒，靠在墙角拼命地蹭，还是不用顶。天气好的时候，父母亲便把“床垫”拖到屋外，给太阳猛晒晒几个钟，又可以睡几天安稳觉了。

最怕的是下雨天。虽然这个时候，生产队放假，父母亲也会在家，但外面又是雨又是风，挟着冷意灌进屋里，泥墙瓦屋在冷风的呼啸中颤动着，凄厉地哀叫着——整个世界仿佛陷入冰窖里一样。但有父母在，就是家，母亲是幸福的根，父亲是撑家的柱。有时冷得实在撑不住了，父亲叫上兄长到屋后山上砍一棵松树，拖回到大厅里，锯成几大截。在厅中间架起火堆，一会儿满屋子的浓烟，等火烧旺，烟也渐渐减了，倒是满屋洋溢着松脂香香的味儿，屋子里也暖起来了。

那个年代物质奇缺，但我们总没有饿坏，也没有冻着，非常感谢父母亲的勤劳，更感谢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想方设法、顽强地过着生活，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幸福的家。在贫寒的日子里，父母亲也可以过出生活的乐趣。母亲吩咐我和兄长照着火堆，姐姐和妹妹洗芋头、番薯。扒开火堆，一股脑儿倒进去。“吱吱吱”火堆便直升起一束白烟，和着明瓦透下来的光，在空气中飘飘荡荡，颇有一种仙味。等到火堆停止了叫唤，食物烤熟的味道散发出来了。连忙扒开火堆，用棍子划出来，一个个黑黑的圆东西在地上滚着……火堆在冒着烟，我们嘴里冒着热气，屋子里满是欢声笑语。

后来，改革开放后的几年，我们家在大冷雨天也一直保留着这样的节目。不过，我们围着火堆听收音机，食物也丰富起来了，母亲有时做个花生糖，有时包个糖馅的角子，没变的还是满屋子的欢声笑语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稻草垫上的蹦蹦跳跳，浓烟里的咳嗽，听着收音机吃花生糖的日子渐渐远去了，但始终没有忘却那种家的感觉。

现在，父母亲已离世了，兄弟姐妹也各自有了自己的家。在这个下着雨的冷冬里，兄弟姐妹也没有再聚在一起了。但我们有自己的小家，我们一家人也会聚在一起，在家里开着暖气机，孩子在看书，妻子在看书，我也在看书。有时，妻子突然想起冰箱里还有储存的面粉，也即兴烙几个薄饼；或者烤几片面包，冲杯咖啡……冷冬就过去了。

在冷冷的冬天里，在暖和的屋子里，父母亲还健在，儿女快乐地成长着，聚在一起，这就是家。无论在贫穷的逆境里，还是在舒服幸福的日子，团团圆圆，守望相助，这就是中国人家的魂。

境界开阔 趣味雅致

——记画家庞鹏

文艺谈

邓达平



《秋韵》 庞鹏绘

和庞鹏先生认识，是在2010年于东莞举行的中国首届新水墨艺术邀请展研讨会上。我和他正好分配在同一房间休息，只是，这晚基本没好好休息。庞先生十分健谈，从艺术审美到艺术流派，从作品到画家，从艺术到哲学，从东方艺术到西方艺术。话题非常广泛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聊。加之我难得遇见广东同乡，更添增一份好感，于是一直聊到天明。从中得知他胸襟开阔，见广博识。

2017年，庞鹏为了观看宋代王希孟《千里江山图》展，专程从广东飞去北京。因故宫专门展厅每天限人流，故一票难求。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，自带面包和矿泉水进去，从早到晚反复观摩，一连看了三天，可见他对艺术的痴迷程度。他每到一处都要参观当地美术馆、博物馆，瞻仰名师画作。他还走遍大江南北，访师交友，苏天赐、杨之光、欧洋、胡钜湛、陈振国、刘书民、周彦生、庞茂雄、庞中华等著名艺术家都有交往，他从这些艺术家的交往中汲取艺术营养，充实自己。

有艺术追求的画者一生中无不在选择的困惑与迷惘中度过。庞鹏也不例外，他在要我为他撰述文字之前发给我一批近年创作的作品图片，基本上是传统写意花鸟、山水画。题材有山水、松鼠松树、樱桃果品、白菜南瓜虫草等。他对倪瓒、石涛、八大山人、吴昌硕、虚谷、齐白石等艺术家有深入的研究，其中更喜欢白石老人的画，其用笔简约大气，色彩浓艳不俗，注重天趣，题材十分平民化。庞鹏的传统大写意作品题材也十分平民化，《得瓜图》《事事如意》《紫气吉来》《祥云山村》《家乡》《家有喜事》等都是平常百姓喜闻乐见的吉祥题材，很接地气。作为齐派、岭南画派弟子，他研究齐白石，但不全似齐白石。庞鹏画的花鸟及松鼠更注重童趣，造型讲究结构，讲究画面的空间关系及各艺术因素的对比。庞鹏的画还特具岭南画派风姿，很有灵气，格调高雅。笔下的松树，枝干苍劲，用笔松动，松针繁而不乱，劲健有力，更多地结合了岭南植物木麻黄的结构特征，也强化了作品的地域特色。

谢赫在《古画品录》中将“气韵生动”列在“六法”之首，庞鹏的画也有这一特点，而

地域特色在艺术创作中也十分重要，可以说是艺术风格、面貌形成的组成部分。艺术最忌模仿、相似。艺术贵在创造、贵在区别。传统花鸟画领域，有许多大师如大山横亘其中，想在这方面开辟新天地谈何容易？故没有很大的胆魄，没有清晰的思维，实在是难有所成。庞鹏知难而进，说明他是谙其道而不知其难者。

从庞鹏近期作品可以看出，其审美标准除彰显个性外，有更趋共性认同之倾向。他认为好的作品应为大众所能接受、欣赏，也应符合市场需求。因此，庞鹏近年所作的写意花鸟画作品无论从题材到构图，还是从色彩到造型，以及画幅格式、尺寸大小等都尽力符合市场化要求。笔者认为：艺术做俗易，做雅难，做到雅俗共赏更难。齐白石艺术便是雅俗共赏最典型案例。许多艺术雅是雅了，行内十分认可，但普通大众看不懂。而有更多的艺术，普罗大众十分喜欢，而业内却引以为笑柄，这类例子可说不胜枚举。

庞鹏后来又发了不少早期画作给我，可见他早年曾受改革开放后涌入的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，创作了许多先锋派作品。这批创作结合甲骨文及汉简，辅以色彩、墨线、墨块形成画面的主体。从中可理解其贯穿的艺术主旨是把中国最古老的文字——甲骨文、篆文、汉隶等文字和西方美术

构成因素结合，展现了远古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话，这样的艺术语境产生了既冲突又和谐的艺术美感，表达了庞鹏早年对远古中国文字的缅怀以及对西方艺术形式的迷恋，他试图使这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域的文明相互交融，怀着好奇的眼光和兴趣观察其融合中的化学变化，希冀探索实验出一种新艺术形态，可以说是鲜有的大胆探索。

纵观庞鹏的艺术，可以确定的是：首先他是一位艺术之路上认真思考及探索的行者。他的艺术，经历过对传统艺术的怀疑到回归这样的过程。在撰文期间，他又发来最近完成的多幅画作，大多是中国写意花鸟画作品，画面更为完善，布局更为充实，造型更趋熟练，笔墨更加练达。说明因为坚持，他的努力已渐见成效。相信假以时日，他的画，境界会更开阔，趣味更雅致，色彩也更沉稳，是一位很有前途的画家。

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
(仅限本地作者):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地址，并附上
银行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。

诗歌

听夜

余玉英

几粒星光穿透夜色，微微一闪一闪
偌大的操场，她坐在中间
虫鸣占据左边，流水打右边哗啦而过
路灯占据宿舍楼顶，打量着几棵苏铁

清风吹来几声依稀狗吠
蚂蚁，不慌不忙地巡逻地盘
她撑着伞，仰望墨黑的夜空
万物从内心走过，爱借借风的力

一次次撞击着心灵。生活在此处
悲欢交集。经受过人生的加减乘除
简单坦率，再加一点点从容
也能修成正果。多美的夜色啊

虫鸣空灵，流水奔赴遥远
她愿在此处独自低吟
听夜声一点一滴
漏成明早叶尖上的露珠……

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

关爱未成年人

世界在你眼前，我们在你身边！

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